

一周道德点击 李瑾

银行强卖保险

【新闻记录】

11月25日，安徽省城黄梅剧团的李先生反映，今年1月份在桐城路某银行办理存款，该银行业务员在没有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用4万元存款帮他办了人身保险。他为此事与银行交涉了9个月左右，银行方面最终承诺将保费退回。

【道德点击】

此类新闻早已不新鲜，但还是为读者提供了类似“谨防上当”这样的警示。银行卖保险，如果在业务注册范围内，也不是不可，只是在售卖保险时，能否为储户讲明储蓄与保险不同的性质，尤其是针对老年客户，那些只讲保险高盈利而刻意忽略保险相对于储蓄的高风险，这样的做法便值得商榷。遑论如上述新闻中，业务员干脆不征得储户同意擅自做主，银行还须管好误导储户的行为，否则，银行的公信力将再受损伤。

还须谨慎曝光

【新闻记录】

11月19日和11月22日，青岛交警部门分两批通过媒体曝光了六百余名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相关信息引起市民热议，第一批66名，第二批552名，包括醉酒的时间、地点、司机姓名和车牌号，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五项内容。被曝光的驾驶员王先生担心，“我的名字、车牌号都是个人隐私，如果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些资料查到我的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对我敲诈怎么办？”

【道德点击】

王先生的担心不无道理。既然违章司机已经被罚款，得到了与其违反交通法规相应的惩罚，交警部门详细披露醉驾者详细信息，其合法性理应打上问号。如果有人搬出“个人隐私不受侵犯”来较真，这官司可就打不清了。执法者在执法中还需要讲究策略与方式方法，如果曝光管用，又要法律依据何来？

美丽慈善风景

【新闻记录】

《快快报》11月27日报道：昨日，网友“酒食例不取直”发帖展示在温州看到的和谐一幕：在温州华盖山的山脚下，一个施粥摊正在给穷人施粥。网友因此热议：“很好，看着图片有种久违的感动。”据悉，“红日亭施粥摊”，开张已有几年了。这些爱心人士，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56岁，大多是退休职工，曾荣获“2007·感动温州十大人物”特别奖。

【道德点击】

施粥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一个罕见的名词，是一种千百年来慈善事业的简单的一碗粥，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却令人感动，这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更是一种希望的传递；只要民间良知尚存，则贫富对立造成的冲突，终究会被自发形成的爱心和善举化解。发自民间的慈善行为之所以动人，便源于它毫无功利性目的的质朴品格。红日亭施粥摊，2008继续感动国人。

公共设施遭贼

【新闻记录】

“不翼而飞的电缆线、寄井盖、好端端的铜画卷被人偷走、一年时间公交车护栏被盜接近两公里”一直以来，城市设施屡受“贼”手侵扰。日前，不堪公共设施屡屡被毁被盜的负担，昆明市相关部门制定了安全防范新规，以加强对废旧物资收购业、电力通讯广播电视、道路交通及市政公用设施的防控、打击力度。在出台前，昆明市公安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广泛听取民意。

【道德点击】

城市设施屡遭“贼”手，弄得公安机关也无治理良药，也算城市文明的一种尴尬。不过，昆明市此次发动群众的智慧，献计献策，不仅能有效防范新規制定中可能产生的漏洞，而且还一定程度上推动城市居民自觉维护公共设施的意识，一举两得。公共设施在明处，贼要偷也是明偷，如果社会公民都能自觉监督，贼要明偷恐也不易。反之，大家都视若无睹，贼也不用偷，拿走便是，何来风险？营造良好公民道德基础，可能比任何规定都管用。

一家企业，在其鼎盛时期形成的富有责任感的企业文化，却在低潮期显得那样沉重。履行社会责任，究竟是富有者的美丽点缀，还是企业无论兴盛与衰败永远都需要谨守的职业道德？

一家国企最后的支撑

——盘龙房地产公司苦涩的履责故事

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李瑾 陈昌云

引子

一个房地产企业要“死”了，它牵扯着太多的个体利益。在债务的迷局中，它始终作为个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屏障，艰难地履行着辉煌时期的承诺。它能死吗？至少那些被牵扯着利益的人们并不希望这样。它会死吗？优质存量资产，成为所有人眼中那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昔日明星企业最后的支撑，艰难而苦涩。

2003年，站在荣誉的巅峰

今日的房地产企业多少有些声名狼藉，对于2003年的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改制后称“盘龙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称“盘房”）来说，那是不可想象的。

彼时，公司账面上有好几个亿的盘房，在昆明市一个以回迁为主的小区——江岸小区里搞的社区文化早已声名在外。这一年，外界对盘房的的江岸模式赞誉甚高。

所谓的江岸模式，就是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所开发的小区里，主导建设社区文化。与其他类型的社区文化建设不同，江岸小区探索出了一条“由企业买单社区文化建设——塑造企业软实力——企业赢得社会口碑”这样良性循环道路。

从1997年大胆尝试，到2003年逐渐成熟，在建设江岸模式的同时，盘房也被这种带有一定公益色彩的企业文化所深深影响，他们开始眼光向外，主动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

从1984年开始到2007年末，从20万元起步到云南房地产“老二”，盘房顶着“国有”红帽子踽踽独行。

到2000年，已经发展成为总资产逾10亿元、净资产达2亿元，累计实现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竣工面积100多万平方米，在房地产开发排位居云南省老二的大型房地产企业。

尽管钱赚得还算顺风顺水，但盘房不是暴发户。因此，直到现在，盘房的办公室寒酸得只有区区几间屋子而已。那时候，可能还没有人提及“企业的社会责任”，但盘房当时做的事情，显然已经在承担社会责任了——

1992年，在昆明召开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前夕，为确保艺术节大型重点工程项目——昆明市圆通独塔单锁面斜拉桥能按超常规工期在8个月内竣工，当政府下拨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的时候，盘房毅然抽调企业自有资金280万元，支付大桥工程预付款；

1993年，云南大学教师住房困难，盘房让利450万元，一年内竣工教师住宅448套；

1996年2月4日，云南丽江发生里氏7.0级大地震，一夜之间，丽江纳西族自治县500多所小学校房倒塌。大地震之后短短数月，盘房建成国内第一个由企业独家出资的“希望小学”，并成立“希望工程基金”，“教育基金”、“送温暖工程基金”等，为受灾的老师、孩子送去持续的帮助；

在昆明市北中环路和环城北路拓宽改造工程中，政府急需建设资金，盘房再次分别捐资300万元和400万元，解了政府燃眉之急；

1997年，昆明市东风广场改造工程面临重大资金缺口，盘房捐资300万元，帮助政府为市民提供了一个环境优美的城市中心区氧吧……

2001年底，在著名经济学家魏杰主编的《中国MBA案例》一书中，盘房作为国企企业文化建设的经典案例被收入其中，魏杰等学者如此评价盘房这些社会性公益行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企业经营社会性必将越来越突出，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也必将越来越趋向于统一，谁忽视了社会利益，谁就难以在社会站稳脚跟，只有获得企业和社会的双赢，才能赢得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企业是应当有社会责任的。”

盘房对得起魏杰给它的评价，而盘房还是进入冬眠期了，魏杰错了？

昔日明星最后的支撑

谁都知道，作为一个房地产企业来说，摊子越铺越大，最大的隐患就是资金链断裂。盘房的衰败就是这样。

1997年，昆明迎接世界园艺博览会，展开了一轮建设高潮。

地处市区心脏位置的威远片区，当时房屋老旧，街道集市里污水横流，一下雨道路便泥泞不堪。改造这样一片老城区，工程总投资70亿元~100亿元，建筑面积90万~100万平方米，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项就突破3亿元。这样浩大的工程量，作为昆明市的房地产明星企业，盘房首当其冲。

然而，伴随着浩大的工程消耗，以及世博会后昆明金融系统收缩银根的背景，盘房的资金供应开始紧张，直至其在威远片区的东盟国际城项目的搁浅，盘房毫无悬念地步入衰败。

先是资金链断了，再是这块完全称得上

是“云南王府井”黄金宝地因为种种原因拿不到规划许可，几十亩土地好多年了一直荒草萋萋。

随着造血机能的丧失，盘房步入复杂纷乱的债务迷阵。而在所有被牵扯进去的各方利益中，拴在一个房地产企业上的个体痛苦尤为令人心酸。那些被拆掉房子却因盘房项目搁浅迟迟无法回迁的原道路两旁的商户，只有年复一年地等待。

闵志，与盘房威远片区合作拆迁的拆迁公司负责人，当回想起这十多年来，与拆迁户打交道的事情，感触良多。

“早些年，拆迁户还是挺通情达理的。但是10多年了，物价攀升，房价飞涨，盘房把人家的房子拆了，原商户的经营场所也变成宽阔的城市道路了，因拓路而产生的回迁合同多年不能兑现，迟迟没有办法回迁，而公司这些年内耗严重，业务基本停滞，债务缠身，资金紧张，好几次，给拆迁户的过度安置费都成问题。”闵志告诉记者，今年中秋节假日，如果不是自己的公司紧急帮助盘房垫付拆迁过渡费，一场群体性的上访事件可能在所难免。

事实上，从2004年至今，陷入困境的盘房，因巨额拓路、拆迁过渡费和贷款拓路利息已不堪重负，但还是尽己所能、最大程度上维持着这笔费用的发放。来自财务部门的粗略统计，自2004年9月30日至今，盘房已经累计发放过渡费及承担修路贷款利息总共约1.4亿元。而在此之前，盘房累计发放过渡费约8000万元，两项相加，共计2.2亿元。

“说起来，盘房也不容易。但是，每次一想到那些拆迁户，我心里也不好受。”闵志说，当年，他还在做拆迁业务员的时候，很多人还算年轻的面容，也已经逐渐苍老，更有一些人已经去世。“其实，如果不是盘房过去给大家留下的好印象，以及他一直以来没有逃避、始终承担责任的态度，可能这些拆迁户早都要上访了。”

与威远片区的拆迁户比起来，中马村村干部孙志华和袁兴祥的痛苦，更加难以言表。

盘房遭受重挫后，一下子陷入债务泥沼。此时，中马村出让给盘房的一块土地，一度被法院判赔给盘房的债权人。随着土地的“丢失”，盘房与中马村签订的某商场6000平方米商业面积的补偿协议基本作废，中马村失地农民面临彻底失去生产资料的威胁，未来的生活无法保障。

孙志华在关键的时刻，选择支持盘房的“救赎”计划。几经周折，盘房最终还是使这块土地卡住争夺者的喉咙难以下咽。

“问题并没有结束。盘房应该支付每个村民每年不到1000元钱，仅仅自2004年9

月30日至2008年9月30日，盘房累计支付了1000万元。而每年还要新产生64万多元的费用。这笔费用，对目前陷入困境的盘房来说，是笔不小的负担。”孙志华说，“关于这块地和遥遥无期的商场面积补偿，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向村民交代。从1994年到2008年，已经整整14年了啊！”

在中马村与盘房的纠结中，孙志华告诉记者，“因为盘房自身的问题，令我们的利益没有得到保障，我们也恼火。但这些年，村里选择始终与盘房站在一起的原因，也是看中盘房负责任的态度。大家知道，一旦盘房又活过来了，他们一定不会不管我们。”

谁来激活僵而未死的盘房

故事讲到这儿，需要做一道算术题。

任盘房衰落乃至死亡，不管是威远片区至今未回迁的拆迁户，还是中马村的那些失地农民，苦苦等待10多年的希望落空，绝望个体的冲动可能引发的事件，可想而知。

任盘房衰落乃至死亡，盘房累计拖欠的过渡费谁来最后买单？下一个接手盘房债务乱局的会是谁？

故事说到这里，还需要盘一盘，现在的盘房，还有什么？

昆明中心商务区的大片土地，无疑是盘房活过来的最大资本。

“只要盘房在威远片区的东盟国际城等工程上马开工，盘房就能活过来。”正是看到了盘房的这一可能，闵志在每次拆迁户情绪不稳定时，都选择和盘房站在一起。“实际上，我们从1999年到2004年，帮助盘房垫付了3000多万元，我们这么做，也是看到了盘房承担责任的大企业风范，只要他能活过来，我们的损失还能弥补。”

与闵志有着同样看法的还有中马村村干部孙志华、袁兴祥。盘房征用了中马村不少土地，至今还欠村民6000多平方米的商铺，因为进入衰竭，已无力兑现，“其实，盘房在威远片区有优质资产，那些地，只要政府审批通过了让他们盖房子，盘房就一下子活了，盘房活了，我们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孙志华说。

除了看得见的资源，盘房曾经引以为傲的软实力——企业文化，究竟还剩几许？

走进江岸小区三层楼的文化活动中心，大厅里的宣传栏里，贴着1999年~2000年前后，全国各大媒体报道盘房、报道江岸小区社区文化的报纸，昔日的荣耀已经蒙上重重的灰尘。

在三楼的舞蹈排练厅，记者遇到了56岁的郭宝仙老人。她是江岸小区的老居民了，前两年退休后，就参加了社区的老协会。

“我们小区的文化活动还是挺丰富的，每年都会举办一个江岸艺术节，还有一个激情广场。而在盘房经济情况好的时候，我们

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提高社会信用意识

黑龙江公务员诚信状况将纳入征信体系

新华社电(记者顾秉光)记者从27日召开的黑龙江省金融工作座谈会上获悉，鉴于黑龙江省在金融运行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该省将通过在全省13个地市的金融环境进行信用评价、下大力气处理典型银行债权“执行难”案件、将公务员的诚信状况纳入征信体系建设等措施，继续优化该省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广大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能获得更加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

反对对拾金有赏观点的人认为，拾金有赏会使拾金不昧变味，也是对传统美德的背叛。他们觉得，拾金不昧更重要的是用社会道德来倡导人们去履行，而不是用金钱作为衡量这一美德的标准，因此不应提倡有报酬的“拾金”。其实没有人会否认，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至今仍然被社会普遍认可，并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写入教科书，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在当下市场经济的全新环境中，如何使

道德观察

■张晨悦

阔别武汉20年的群众失物招领点将重新出现。武汉市政府常务会近日确定，今年年内，在全市设立1100个拾遗物品招领点，并规定遗失物主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支付其保管遗失物支出的必要费用，由此也引发了网民热议（11月26日《中国青年报》）。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相信这是很多人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其倡导的就是拾金不昧这一中华传统美德。但如今，捡到东西是否应该取得报酬，却越来越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前几年，一些地方挂牌成立“失物招领公司”并开始营业，开创了失物招领有偿服务先河。如此失物有偿招领一亮相，即引来众多非议。而在去年施行的《物权法》却明确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同时还规定了拾得人必须履行“保管失物”义务；失主在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等等，也引起大众热议。

过去，拾金不昧这种传统美德已经逐渐从社会道德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例如不少学校的《学生守则》中就有这样的条款，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道德要求失效时，正确看待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解决实际问题或许更为有效。“拾金不昧”与“拾金有赏”之间，并非是非黑白的对立面，“有赏”只要合理，也无不可。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有关法规以及国际惯例，比如说，当海上轮船失事的时候，救助人命是没有报酬的，但如果在救助人命的时候，也打捞了财物，那么就相应地会按一定比例得到回报。而有的国家对拾金不昧者应得报酬的数额直接作出了规定，比如日本是不少于

遗失物价值的5%。

道德观念是社会的产物，会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我们现在正处于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要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会反过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拾金不昧可得报酬，这就有“市场交换”的性质，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从道德的角度看，它就是一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道德观念。

必须承认，在认可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可以为“拾金不昧”这样的传统美德注入广泛的生存活力，也许更能为广大失者和拾者所接受，更何况是否收取报酬的主动权掌握在拾金不昧者手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赞成“拾金有赏”者拿，赞成“拾金不昧”者不拿，各取所需，需要衡量的只是自己心中的那杆秤罢了。

短讯集纳

甘肃评选“十大陇人骄子”

本报讯(记者康功 实习生裴铃惠 宋志辉)记者日前从甘肃省委宣传部获悉，第三届“感动甘肃·2008十大陇人骄子评选活动”日正式启动。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青介绍，此次评选活动的主题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弘扬伟大的奥运精神和抗震救灾精神，讴歌陇原儿女在困难和灾难面前展现出的不畏艰险、百折不挠、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面貌。“十大陇人骄子评选活动”自2006年举办以来，先后有四百多万群众通过各种投票方式参与了评选，许多候选人的感人事迹在甘肃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据了解，今年参加评选的21位候选人分别来自甘肃省9个州市，部分省直部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中央驻甘及省属企业、驻地部队和相关单位，有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医生、科技工作者和军人。他们是抗击冰雪和抗震救灾、北京奥运会、改革开放30年、载人飞船发射、民族团结进步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

盲人农民义务送报40载

本报讯 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44年坚持不懈地义务为村民送报、送信，而且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几十年下来，他的行程达10万公里，能绕地球两圈半，所送报纸叠起来有500多米厚，相当于一座小山。

河北张家口市东辛庄村民贾存玉今年64岁，两岁时因患小儿麻疹症而导致双目失明，凭着政府和乡亲们照顾度日。但老贾眼盲心不盲，为了回报社会，从1964年开始，老贾主动为村里义务送报、送信。每天，老贾要用3个小时，才能走遍村里的大街小巷。他还连续7年承担起了全村所有报刊的征订任务，并到十几公里外的张家口市邮政局上交报款和征订手续。村民王存仙夸奖老贾说：“别看他眼看不见，但心灵着呢，我家刚盖起新房，村里大多数的人不认识，但老贾却一步不差地将信件送到我的手中。”当问到贾存玉今后的打算时，朴实的老人只说了一句话：“只要我身体方便，能走动，就会一直将报纸送下去。”（胡天恩）

（江涛 孔德林）